

# 鬼怪、文化、奇幻文學

## 談臺灣鬼怪學的未來

展 覽  
與  
活 動  
EXHIBITION  
AND  
EVENT

文·圖 | 瀟湘神

鬼怪文學反映年輕世代臺灣主體意識的崛起，臺灣的海島特質讓鬼怪文化產生族群融合、遷徙的痕跡，為了填補當代社會運作空缺而「出席」的鬼怪，將是奇幻文學最好的摹本，豐富的文化、族群、歷史素材或許會孕育出當代最重大的文化事業。

近來，「臺灣鬼怪」逐漸嶄露頭角，其勢難以忽視；不只通俗取向的遊戲、影視選用鬼怪題材，連學術界、文學界也注意到其魅力，相關著作陸續推出，充分讓人感到「鬼怪」的力道。可以說，「鬼怪」這種長年被邊緣化的文本族群，終於站到舞台上耀武揚威了。

其實此一風潮方興之際，筆者聽過一種說法：「臺灣妖怪只是對日本妖怪熱的模仿啦！」考量到臺灣人一窩蜂的習性，也難怪有人這麼想。但筆者認為，這種論點並未觀察到臺灣鬼怪興起背後的脈絡。誠然，他山之石可以為錯，考察日本的妖怪學史，是有助於發展臺灣鬼怪學的；但臺灣鬼怪的興起，並不僅是單純的模仿。依我之見，這股勢頭反映的，其實是年輕世代中臺灣主體意識的崛起。而隨著主體意識崛起，一種迫切需要解答的文化焦慮同時產生，那就是：臺灣有自己的文化嗎？

對熟悉文化為何物的人來說，答案不言自明，但對普通人來說，卻需要醒目的指標才能心安；就是在這種需求下，臺灣鬼怪作為「臺灣文化」的答案，一躍而起。

或許有人難以想像——畢竟，在鬼怪的禁忌色彩已然褪去的當代，年輕世代對鬼怪的認識，可能不少來自於日本動漫、漫畫裡的妖怪姿態。換言之，「鬼怪」與「娛樂」是連接在一起的。像這樣娛樂化的存在，怎能肩負起文化的重責大任呢？

但鬼怪誕生於社會風俗，是最純粹的文化產物，甚至比有形體的文化資產更純粹。鬼怪雖然缺乏形體，僅能依附於語言，但在虛無飄渺中，卻「遺傳」了族群的記憶。事實上，只要詳加考察鬼怪的歷史，都不難找到族群融合、遷徙的痕跡，這充分顯現臺灣這個海島國家的特質。以下，筆者隨手舉幾個例子。

日本時代的人類學者伊能嘉矩曾記載一則北投社傳說，其先祖之所以從「Sanasai」這個地方遷徙到臺灣，是因受到妖怪「Sansiau」的騷擾。伊能嘉矩認為，「Sansiau」其實就是漢人的精怪「山魃」，在巴賽族漢化的過程中，漢人傳說竟跟巴賽傳說混在一起，取代了原本傳說裡某個角色的位置。



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第二百六十四號

<p>め、夜に入れば、或は連手の舞をなし、或は火を闇みて 團聚し、以て之を防ぎつゝありました、然るに如何に日 月を経過するも、其の妖怪の消ゆるべくも無かつたの で、人々更に議するやう、斯くて久しきに亘るならば、 互に苦難の極みなきことである、斷然地を轉じて殊を避 くるに如かぬだらうと、共に竹木を伐りて筏を造り、舉 族之に乗じて海上に浮び出ました、固よりいづこに往 かんとの心定めも無かつたので、只だ波のまゝ、風のま まに漂ひつゝ、若干の日子を過しける内、漸やく一つ の陸地を見出し、一同悦び蓄ひて此地に上陸しました、 こゝは即ち臺灣の北海岸なる今の深邊(基隆)の東にありまし たが、依りて此地に部落を建て、住居し、永き年月を經 るに隨ひ、子孫著るしく繁殖し、人多く地狹きを致した ので、或る時地に生ふる一草莖を抜き集めて簞と爲し、 共に約するには、若し長い簞を抽いた者は、平沃の曠原 に定住しやう、若し短い簞を抽いた者は、偏阪の山地に 移居し去れ、斯くせし上は、必ず他を羨み恨むまじと、 共に石塊を地下に埋めて約束に違はざるべきを誓ひ、抽</p>	<p>ける簞の長短に隨ひて、各所の平原山谷に分ち住むに至 りました、是れよりして平埔番と山番とに族を別つたの であります、其の後平埔抽筒は山地を我が有と爲さ んと企てたので、山番は深く怒り、既に平地曠野を得た 上に、之に飽き足らずして、我が山地まで侵さんと欲す るは、理り無きわざなりとて、彼れ等は平埔番を見る毎 に之を殺して甘心する俗を爲すに至つたのであります、 (口碑にいふ SANASAI)といふ地は、何處を指したのか 判然しませぬが、他のアミ族は、臺灣東方の「火燒嶼」 を SANASAI 呼び、紅頭嶼のヤミ族も「火燒嶼」を SANASAI と呼ぶのは之に近いやうであります、 ケタガン支族の SANASAI も、臺灣より南東孰れかの 島嶼を指したものであります、次に妖怪の名の SANASAI は、固有語でなくして、正さしく支那語の「山龍」 が轉じたので、字書に據れば「一足にて體は小兒の如き 妖怪で夜々出て、人を犯す」と言ふてあります、乃ち元 と口碑に傳ふる妖怪が、宛かも之に類似して居るので、 漢人思想の影響を受けた結果、其の語を轉用するに至</p>
--	--

三

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第二百六十四號刊登伊能嘉矩〈臺灣土蕃の口碑〉。

同樣是巴賽族的金包里社，先祖同樣來自「Sanasai」，來臺灣的故事卻極似中國的「盤瓠傳說」；他們認為先祖是狗，故祭拜「天犬公」，這與中國南方信奉盤瓠的少數民族相似，顯然是文化交流的痕跡。

十八世紀末，遊歷東南亞的王大海在《海島逸志》記載了「尿婆」這種海上怪物，其傳說流傳在越南、泰國、馬來西亞的港口，雖未提到臺灣，但日本時代西岡英夫記載的「娶尿婆」傳說，顯然即是「尿婆」，足見這傳說並非封閉、只隸屬於某個文化圈，而是透過海洋在不同文化圈中流傳。

鄭成功收服精怪的傳說之流傳於臺灣各地，很可能是成神的鄭成功傳說隨著信徒遷徙，進而在地化所致。神明傳說出現在地版本，本就不罕見，只是鄭成功同時作為歷史人物，可能使人忽略這點。像花東地區，明明連鄭軍都未曾前往，卻有鄭成功故事，很可能就是隨移民遷入。至於鶯歌巨鳥、劍潭魚怪、野柳龜精等精怪，都鄰近伊

能嘉矩記載有大型鄭成功神明會的地方，而這些地方又與鄭氏王朝的拓殖地重疊。可見，這些故事其實見證了鄭成功信仰與移民史的軌跡。

魔神仔經典的作祟方式——使人迷路，將人誘拐到其他地方——其實並非其專利。中國南方的山魃，臺灣東部原住民傳說中的沙勞、拉里美那等超自然存在，都有類似的作祟方式。有趣的是，沖繩有種被稱為「シーキ」的惡靈，作祟方式也跟魔神仔極為類似，甚至能讓人將不能吃的東西當成食物，這是否反映了臺灣人移民沖繩的痕跡？

透過鬼怪，我們可以談文化、族群、信仰、歷史等主題。鬼怪在當代被我們驅逐，但不表示鬼怪離我們很遙遠。事實上，鬼怪就是生活，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；既然如此，鬼怪自然有資格站出來，主張自己足以成為「臺灣有自己的文化」的答案。

「鬼怪」具有文化力量——也難怪「臺灣鬼怪」成為文創界的明星！不過，這「明星」的身分是危險的。之所以如此，卻要從鬼怪為何沒落開始說明。

許多人認為鬼怪沒落是因為科學昌明，像鬼怪這種迷信，毫無棲身之處。其實此說不夠實際。受過科學訓練，不表示就能科學地思考；如果科學能對鬼怪造成威脅，那也不是人們具備科學思考的能力，而是人們已被訓練出「科學至上」這種直覺，然後以此無條件地證成「鬼怪是迷信」。

事實上，鬼怪是社會的產物，是為了填補社會運作空缺而「出席」的存在；臺灣傳統社會中，女性若未嫁人，就無法獲得香火祭祀，但若女性不幸未婚過世，要如何得到香火呢？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冥婚與姑娘廟便出現了。臺灣女鬼多，並非出於女性自身的特質，而是社會創造出了女鬼作祟的需求。同理，水鬼反映出戲水的風險，因此「水鬼」能嚇阻人們接近水；嬰靈則反映出傳統觀念對墮胎的抗拒，當墮胎行為合法，社會便創造出「嬰靈」，以靈異威脅的方式抑制墮胎。

這是我們尚能理解其背景的鬼怪。但有更多鬼怪與社會的關係難以究明，這是因為社會結構已經改變，原先創造出鬼怪的「載體」，已經不存在了。從這個角度看，真正對鬼怪產生威脅的並非「科學」，而是「地方的現代化」。從日本時代開始，總督府的都市規劃就像遊戲模擬城市一樣，自由將城市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樣子。這種由上而下貫徹的權力，徹底拆解了原有的地方脈絡。既然脈絡已經消解，鬼怪也自然無處棲身。在當代，遠離都市的地方能保有更多鬼怪傳說，並不是因為這些地方落後，而是因為其社會脈絡相對穩定，讓鬼怪有倖存的機會。

要是知道這點，就知道我們已經回不去了。當代高速流動的社會、自由開放因而缺乏穩定脈絡的大都市，已經沒有傳統鬼怪生存的空間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要是我們缺乏意識地消費鬼怪的力量，最終只會將鬼怪矮化為娛樂的玩物，進而喪失文化內涵。



這正是臺灣文創常見的套路，文創帶頭消滅文化。

臺灣鬼怪熱門時，筆者曾不只一次聽到「臺灣寶可夢」的呼聲，從這個角度切入臺灣鬼怪雖然未嘗不可，但許多人對寶可夢的想像只是很多外貌獨特的角色，臺灣鬼怪剛好有很多個，也能創造出這麼多角色——他們不知道的是，寶可夢之所以迷人，是以對戰為核心帶出來的一系列文化，包括屬性生剋的對戰策略、交換寶可夢的社交活動、搜集圖鑑的成就感等等，而這些也累積了二十年，這才形成擁有足夠動能的「文化」。要是沒這些累積，「Pokemon GO」也不會興起這麼大的熱潮。

即使不談文化累積，假使「臺灣寶可夢」真的如「寶可夢」一樣創造出優秀的策略性、社交性、娛樂性，這樣的遊戲框架真的吻合臺灣民俗原有的邏輯，進而繼承鬼怪體內充沛的文化力量嗎？筆者擔憂，所謂的臺灣鬼怪文創，最後沒半點文化力道，僅是挪用鬼怪名字與外型空殼。

那不能透過鬼怪談文創嗎？在妖怪已經失去棲身之所的當代，該如何有效利用鬼怪的文化力量呢？

其實我們能從文學史找到解套的辦法。

鬼怪具有文化力量，這點毋庸置疑，即使是死去的文化也一樣。就像希臘諸神，毫無疑問擁有極其豐沛的文化力道，看到一個神祇，我們就會想到希臘，即使現在的希臘，根本就不是這些希臘神祇風光橫行時的希臘。當我們說到獨角獸、吸血鬼、小矮人，我們腦中馬上就會浮現西方印象，這就是「鬼怪」的力量，是一種文化身分的主張，但就連死去的文化也能被記憶，這又是為什麼呢？

因為這些幻想生命在整個西方文學史上被大量書寫。

筆者認識的一位民俗學老師曾問：「奇幻小說有沒有可能是一種民俗實踐？」這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。以筆者之見，如果奇幻創作架空了民俗內涵，只是借用民俗的外皮，那就不是民俗實踐。反之，要是繼承了民俗的理路，就稱得上民俗實踐。至此，奇幻文學在臺灣的當代位置便浮現了。就好像無數希臘神話作品保存了已逝的希臘記憶，失去棲身之所的臺灣鬼怪，豈不是也能以奇幻文學作為最好的新居？

「臺灣鬼怪文創」能夠成立的前提，就看當代的我們能為此付出多大的努力、保持多清楚的意識。透過大量出版通俗、學術的鬼怪研究，創作者各自以娛樂、嚴肅的方式創作奇幻文學，彼此援引、彼此對話，形成文化話題。鬼怪有這樣的資格。因為鬼怪正是談文化、族群、歷史的優秀媒材，這難道不是當代最重大的文化事業嗎？

如果能做到這一步，那我們就可以說，臺灣鬼怪已經準備好了。✘